



佛典的文學

周邦道

戊 佛典翻譯的高僧大德

佛典東來，形我國文化之一大洪流，在文學上開

了無限的疆域，這實受漢魏以還諸大譯師之厚賜。現就各時代翻譯佛典的高僧大德，擇其特別重要者，簡單介舉他的名籍功績，庶足以知人而論世，因經而察人。

一、安世高 名清，字世高，安息國王子，冠國名安為其姓。於後漢桓帝初至洛陽，居二十餘年，譯安般守意經等三十九部，多小乘經典之小品。

二、支婁迦讖 月氏人（亦稱月支）冠國名支為其姓。後漢靈帝間，譯般若道行，般舟，楞嚴等經十三部十七卷，多大乘經典之小品。與二人同時譯經者，有竺佛朗，安玄等。任筆受的本國人，則有孟福，張蓮，嚴佛調等。

三、支謙 月氏人，學於支謙弟子支亮。漢獻帝末避亂入吳，孫權拜為博士，譯維摩詰，無量壽，梵網等四十九經，為江南譯業的創始人。當時在江南從事譯者，尚有康居國人康僧會，譯六度集經，全為小品故事；天竺人維祇難和竺律炎，合譯曇鉢經即法句經，為四、五言偈語，此係將群經要義，別錄而成之經。

四、康僧鎰 康居國人，曹魏時在北方譯無量壽經，與南方支謙同時致力，此為重譯經典之始。

五、曇柯迦羅 中天竺人，魏嘉平時，於白馬寺出戒本一卷，為戒律中夏之始。故道宣大唐內典錄云：「僧會適吳，舍利曜震於江左（孫權為建塔寺）；迦羅遊魏，禁律創啓於洛都；歸戒自此大行，圖塔由斯特立」。

六、朱士行 魏潁川人，與嚴佛調同為我國

最早出家之沙門。西行求法，始於士行。在于闐得道行經梵本遺弟子實洛陽，託竺叔蘭，無羅叉譯出，即放光般若經。

七、竺法護 梵名曇摩羅刹，系出月氏世居燉煌，為竺高座弟子，從師姓竺。晉武帝時遊歲西域，為罽瑟嶺求法之第一人。通三十六國語言文字，得經甚多。在長安四十餘年譯寶積，光讚般若，正法華，賢劫等經一百五十四部三百零九卷。中國人能直接翻譯梵文，自護始。卒年七十有八，稱為燉煌菩薩。故出三藏記說：「終身譯寫，勞不告倦；法經所以廣流中華者護之力也」

八、釋道安 本姓衛，常山扶柳（河北正定）人，為佛國高弟。創導以釋為氏制定僧尼軌範，勸符堅迎羅什東來。自己未嘗譯述，但曾釐正翻譯文體；有羅致僧伽跋澄，僧伽提婆（罽賓人），曇摩羅提（即法喜，兜佉勒人）等，譯阿毗曇毗婆沙，阿含，三法度等經，注釋經文十九部，為佛典疏鈔學之濫觴，編纂經錄為佛典目錄學之先河。所以任公說：「使我佛教而失一道安，能否蔚為大國，吾益不敢言」。他和「四海習鑿齒」對話，而自稱「彌天釋道安」，亦「言自大而非夸」也。與安共同主持譯事者，為趙正，字文業，晚年出家，名道整。

九、慧遠 本姓賈，雁門樓煩（山西神池五寨）人，為道安高弟。自襄陽南渡，居廬山。遣弟子法領法淨留學天竺，實華嚴等梵本以歸。設般若講經為私立講場之始，常與羅什書問往來，商榷翻譯義例。指揮監督，完成兩阿含及阿毘曇經之翻譯。招待被什門排擠之佛陀跋陀羅講達摩多羅禪經。所以任公說：「詩經錄中，雖安遠兩公無一譯本，然吾語譯界無名之元勳，必推

數嗎？如果完全是惡，那善業抹殺了嗎？所以造因有善有惡，而受報的時候，倒是非善非惡的無記——因是善惡，果是無記——所以是異類而熟。

這異熟心也有幾個條件：1 要是心法，2 要無間斷，3 耐牽引業，4 要變身器，5 要有實體，6 定心也有，7 除佛皆有，8 要能自在，9 是無記性，10 是真異熟。因為色法是無知之物，它怎樣能夠受報呢？前六識是有間斷，所以不能做異熟心。前六識是酬滿的別報，所以它不是酬引業的總報。無論甚麼東西都不能變現這根身和器界。不相應行只是假法。為甚麼出定之後會很快樂？除佛之外，其餘的九界沒有那一個不受業果的。心所是不自在。前六識是通善，惡，無記三性。前六識是異熟識所生，還要今生的衣食住資生來幫助，所以不是完全由前世引業而來受總報的。

够得上面這許多條件的，那唯有第八識。因為它是心法。它是從無始以來，一刻那也沒有有間斷過。它是酬報引業的。根身和器界，完全是它自己變現的。當然它是有實體。出了定之後，所以會快樂，這正是因為有它。「金剛道後異熟空」，所以佛沒有異熟識，異熟是要去酬善惡的果，佛沒有善惡的業，所以不要去受果。佛的識叫做落摩羅識，就是無垢清淨識，和大圓鏡智相應有。所以除佛之外，這等覺菩薩都有異熟心，其餘的更不必說了。心所法自己不得自在，要依托心王，所以它不是主人，第八識才是主人。第八識是無記性，第八識那才是真正當當的真異熟。具足了上面這許多條件，才可以叫做異熟心；綜觀八識，那只有第八識才能完全的具足。

影印佛學辭典「假預約」啓

- 一、本刊為應實際需要，擬影印上海佛學書局出版之「實用佛學辭典」一千部。
- 二、需要者請通知本社（暫不收款）登記部數，先行「假預約」。
- 三、預約數超過五百部時，即在本刊通知正式付款預約；如不滿五百部時，即作罷論。
- 四、「假預約」期間至三月底止。
- 五、每部價格大概在新台幣一百元上下。

本社發行部啓